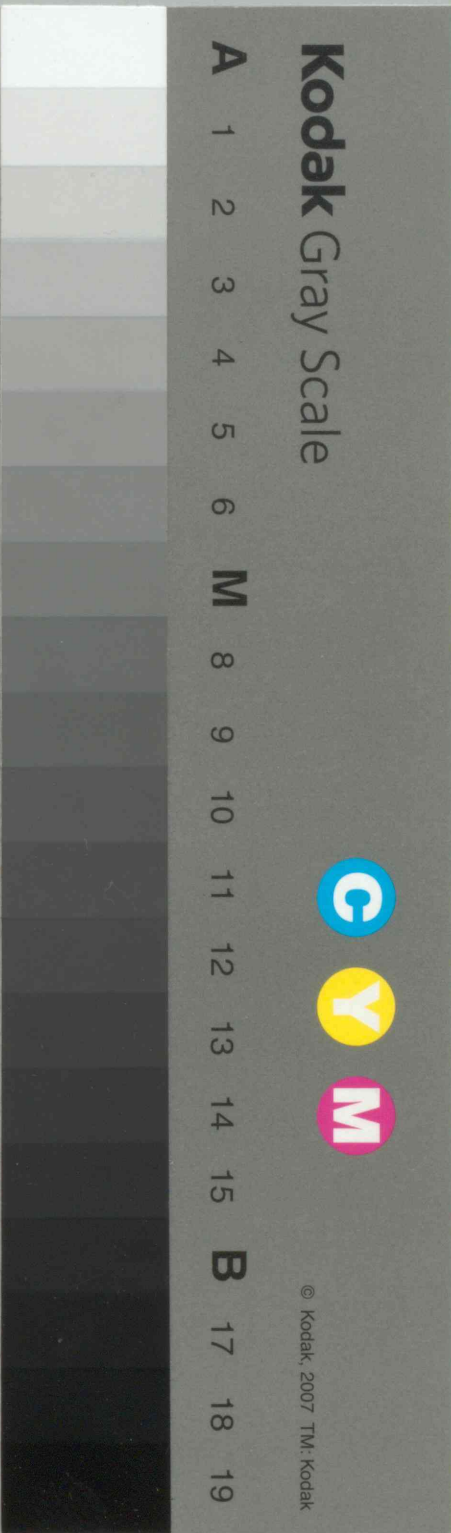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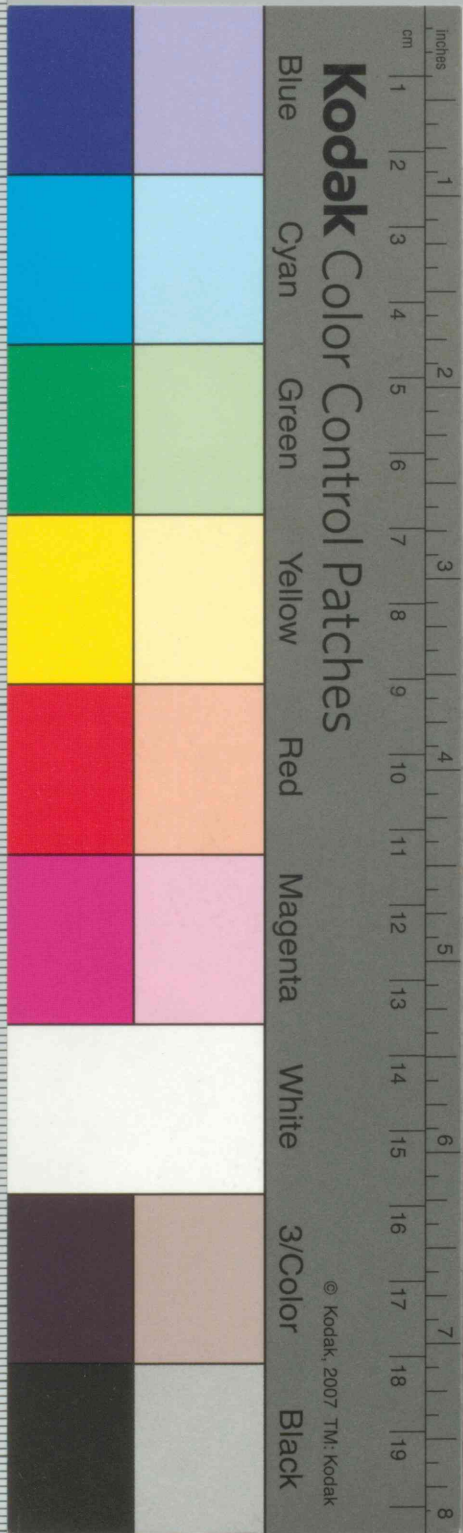


訂再
新編漢文教科書卷五



4a
820
明42



41901

教科書文庫

4
820
41-1910
20000
73462



4a
820

教育部定檢濟中學校漢文教科書
明治三十四年一月二十日

簡野道明校訂
國語漢文研究會編

再訂新編漢文教科書

東京 明治書院

再訂新編漢文教科書 卷五目次

鴻門之會 史記	蘇	一
孺子可教 史記	白	九
留侯論	軾	一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鞏	一四
英雄末路 史記	白	一五
虞美人 艸	鞏	二一
袁州學記	觀	二二
李氏山房藏書記	軾	二四
岳陽樓記	淹	二七
登岳陽樓	甫	二九



再訂新編漢文教科書卷五目次

春望

王彥章畫像記

伶官傳敘論

豐樂亭記

柳子厚墓誌銘

始得西山宴游記

鈞銀潭記

鈞銀潭西小邱記

捕蛇者說

死於虎者

種樹郭橐駝傳

雜說四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杜

歐陽

歐陽

歐陽

韓

柳

柳

柳

柳

檀

柳

韓

韓

甫

修

修

修

愈

愈

元

元

元

元

元

愈

愈

二九

三〇

三四

三六

三八

四三

四五

四六

四八

五〇

五一

五四

五五

送李愿歸盤谷序

香爐峯下新卜山居艸堂初成

韓愈諫迎佛骨綱鑑易知錄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爲兄軾下獄上書

與李公擇

黃州快哉亭記

赤壁之戰十八史略練習

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

赤壁

題赤壁圖後練習

桃花源記

韓

白居易

韓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安積

陶潛

愈

愈

愈

愈

愈

愈

愈

愈

愈

愈

愈

愈

愈

五七

六〇

六〇

六二

六三

六五

六六

六九

七一

七四

七六

七六

七七

歸田園居 練習

陳情表

慈烏夜啼 練習

張中丞傳後序

段太尉逸事狀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過平原作 練習

朋黨論

范文正公文集序

畫錦堂記

周文王武王十八史略 練習

伯夷頌

岳飛精忠

陶潛 七九

李密 八〇

白居易 八二

韓愈 八三

柳宗元 八九

曾鞏 九五

文天祥 九九

歐陽修 一〇一

蘇軾 一〇四

歐陽修 一〇七

韓愈 一一〇

通鑑綱目 一一四

題青泥市寺壁

文天祥不屈 練習

正氣歌 練習

初到建寧賦詩 并序 練習

論語抄 十則

格言 七則 孟子

馮煖客孟嘗君 戰國策

牽牛 孟子

四端 孟子

景春 孟子

齊人驕妻妾 孟子

魚我所欲 孟子

舜發於畎畝之中 孟子

岳飛 一一六

宋史紀事本末 一一七

文天祥 一二二

謝枋得 一二四

論語抄 一二五

格言 一二八

馮煖客 一三〇

牽牛 一三五

四端 一四一

景春 一四四

齊人驕妻妾 一四四

魚我所欲 一四六

舜發於畎畝之中 一四七

再訂新編漢文教科書卷五

鴻門之會

史

記

鴻門在今陝西省西安府臨潼縣東霸上在今陝西省西安府咸寧縣東

賴襄曰五十萬言中第一等文字不獨其前後布置向背開合之妙即事之緩急語之疾徐

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且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

无不逼真，一部二十一史，無復此事，無復此文。

賴襄曰：未得相見句，一篇胚胎。

賴襄曰：悉載問答，不惟見沛公危迫之態，使後人就其語中，按當日情偽。

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鮒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

賴襄曰：借沛公口，敘其交來歷。

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

項襄曰沛公與樊噲兩人之詞要看其字增減

項襄曰項伯許諾沛公曰諾項王曰諾張良曰謹諾皆後史所不必著
項襄曰項王亦豁達大度

且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

項襄曰著范增也一句參差有致。又曰目蓋斜睨。項襄曰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前後再敘而略加數語。古史每于此等處見姿致。項襄曰項伯下不著知其意三字。益見危急開處。項襄曰使後史敘只曰張良至軍門告急。樊噲使入救而已。今詳敘問答。又曰

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

其意云云得此句益生動
賴襄曰先點出劍盾二字有來處
賴襄曰敘事中用則字法

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

賴襄曰沛公已出云云此句不可無

賴襄曰使後史敘必曰我初持白璧云云今借張良一問見之妙
賴襄曰再提此句為關鍵又見其相去遠近

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

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枵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鴻門高。高且雄。天歷數指顧中。謀臣不語日。屢動劍舞雙

雙鬪白虹。屠兒一入四座傾。卮酒斲肩腥。風生君不見。俎上之肉飛生翼。卻望天際成五色。 秋山儀

孺子可教

史

記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常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

楚人謂橋爲
圯。圯音夷。與
圯不同。圯音
非毀也。

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鷄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

福
已去
看
元古

能忍與不能
忍是一篇主
意

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

留侯論

蘇

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

刀割刑，鋸刑，刑鼎大而無足曰鑊。史記袁盎傳：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注：孟賁、夏育，古勇者也。子房得力士，提鐵槌三百斤，以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始皇怒，大索天下，十日，竟不獲。伊尹為阿衡，而相湯伐桀。

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

太公望為師，向父而佐武王伐紂。荊軻刺秦始皇，聶政刺韓相俠累，並見史記刺客傳。鮮美也，腆厚也。鮮腆，謂自好厚，尊大之義耳。楚莊王云：見左傳宣公十二年。

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勸。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

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辭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彊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李

白

子房未虎嘯。破產不爲家。
椎秦博浪沙。報韓雖不成。
潛匿遊下邳。豈曰非智勇。
我來圯橋上。

懷古欽英風

唯見碧流水

曾無黃石公

歎息此人去

蕭條徐泗空

英雄末路

史

記

漢五年。漢王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卽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溥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

垓下在今安徽省鳳陽府靈璧縣東南六地名以舒之兵屠剪六地并舉九江兵來會也

蒼白雜毛曰騅蓋以色名

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

闕曲穴反。謂曲終也。虞美人歌曰。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

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闕。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一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

短兵相接也
短兵相接也
短兵相接也
短兵相接也
短兵相接也
短兵相接也
短兵相接也
短兵相接也
短兵相接也
短兵相接也

決戰一本作快戰

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

今其地... 決戰一本作快戰

以... 赤泉侯人馬俱驚

乃... 項王乃欲東

棧音儀謂整船向岸也

面。個。同。背。以。故人。故。難。正。視也。

渡烏江。烏江亭長棧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

棧音儀謂整船向岸也

指指示也，
德施恩惠也，
項王死時年
三十一。

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涅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

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平臯侯。立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虞美人艸

鴻門玉斗紛如雪。

十萬降兵夜流血。

咸陽宮殿三月紅。

霸業已隨煙燼滅。

剛強必死仁義王。

陰陵失道非天亡。

英雄本學萬人敵。

何用屑屑悲紅粧。

三軍散盡旌旗倒。

玉帳佳人座中老。

香魂夜逐劍光飛。

青血化爲原上艸。

芳心寂寞寄寒枝。

舊曲聞來似斂眉。

月代利
以万平各人各一五故在初九
天子六行
天子師
天子其心奪

劉伯龍

長生

會

鞏

哀怨徘徊愁不語。恰如初聽楚歌時。
 滔滔逝水流今古。漢楚興亡兩丘土。
 當年遺事久成空。慷慨尊前為誰舞。

袁州學記

李 觀

李觀字泰伯，宋盱江人。以文章知名。嘉祐四年卒。年五十一。所著有盱江集。宋史仁宗紀慶曆四年詔天下州縣立學。皇帝二十有三年，即仁宗慶曆四年也。守令謂州太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懼人才放失。儒效闕疎。無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陋隘不足改

守及縣令也。尼止也。三十有二年。至和元年也。黜玄糾切。說文。微青黑色也。聖音惡塗飾也。舍。同釋。菜。蘋。藜之屬。始立學。者必釋菜。禮先師也。諗。音審。告也。四代。虞夏商周也。草茅危言。謂在野而正言者。黨錮諸人是也。

為。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竝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觀。諗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鑿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群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

庠序皆鄉校也。夏曰校。周曰庠。殷曰序。

禮記曲禮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六材者謂六工所用材物。

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為國者之憂。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

軾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

賴襄曰。惟書乎三字。收上生下。一字千金。

賴襄曰。引三典。尤切於書。妙在簡捷。是用典之法也。故事成語考。三墳五典。乃三皇五帝之書。八索九丘。是八澤九丘之誌。

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

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蕪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以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

賴襄曰。此段一篇餘波。而風韻姿致全在於此。

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岳陽樓記

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宋蘇州吳縣人。歷官至參知政事。皇祐五年卒。年六十四。諡文正。所著有文集二十四卷。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

唐書岳州巴陵郡屬江南西道岳州在天岳山之陽故名岳陽滕宗諒字子京河南人湯音商水盛也

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

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登岳陽樓

杜甫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拆。

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春望

杜甫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

八月水手。欲濟無舟楫。花發。欲著。有。魚。情。

三四雄跨今古五六寫情黯淡著此一聯方不板滯司馬光曰古人為詩貴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

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近世詩人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春望詩。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恐。則時可知矣。他皆類此。不可徧舉。

乾化。梁太祖年號。莊宗。後唐主李存勗也。

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王彥章畫像記

歐陽修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

五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也。

敬翔。梁宰相。末帝後梁末帝諱友貞。太祖第三子。及太祖遇弒。乃起兵平亂。遂卽帝位。

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汗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

元昊自稱帝
國號曰夏慶
曆之初屢入
寇

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

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

伶官掌舞樂官也
 晉王謂莊宗父李克用也
 梁後梁也太祖朱溫攻晉燕王劉守光也
 契丹後號遼東胡種也當

伶官傳敘論

歐陽修

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已。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

大軍
 旋凱
 捷
 捷
 捷

時阿保機為主
 一夫謂李嗣源

滿招損謙受益
 益贊禹語
 出尚書大禹謨

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繫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

莊宗克梁後，漸生驕心，以伶人為刺史，自傅粉黛，與優人共戲，由是伶人用事，遂至滅亡。

滁州名，今安徽滁州治。

宋太祖趙匡胤。

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豐樂亭記

歐陽修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閒。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

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竝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閒，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閒，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

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而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紅樹青山日欲斜。長郊草色綠無涯。遊人不管春將老。來往亭前踏落花。
豐樂亭遊春 歐陽修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侯。曾

韓愈字退之。唐鄧州南陽人。貞元八年進士。最善古

文。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諡文。所著有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賴襄曰。一篇。柳宗元本傳。與公他碑誌自別。而他碑誌終無出此右者。以韓銘。柳天地鉅觀。宜乎其如此。賴襄曰。篇中諒柳心處。明白如揭。真千古知己。有此一銘。柳可以瞑矣。賴襄曰。文章

伯祖爽。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諱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

是柳一生可傳者故先提出之然後及事業。
 賴襄曰諸公一句是柳禍根非昌黎誰能言之。
 賴襄曰三例字見非柳一人之罪。
 賴襄曰以上略敘文章以下及事業。
 賴襄曰以上敘事業然後及交遊氣概遂趁勢下議論見柳所以終貶謫。

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閒。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

藤森大雅曰。罵盡薄俗。蓋子厚交游有此事。故昌黎感慨及之。連下五相字。文有步驟。

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

賴襄曰見柳
所以終於貶
謫遂又趁勢
打算其一生
得失而歸到
文章上為結
筆如游龍

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世。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

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始得西山宴游記

柳宗元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

是州指永州
隙隙同開也
施施舒行貌

本集臥下有
臥而夢三字

茂草葉盛貌

蛭徒結切土
之高也一曰
蟻封也
培薄口切樓
郎口切培樓

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樓為類。悠悠乎與灑氣

小阜也。又小塚也。

鈞鍤。髮衣器。潭以形似得名。

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鈞鍤潭記

柳宗元

鈞鍤潭在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

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而墜之潭。有聲潏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迴。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鈞潭西小邱記

柳宗元

首段敘丘之勝。得之易賞。之至。發末段感慨端。

嶽然山險貌。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潭。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

二段敘丘之勝。

豐鎬鄠杜。俱屬右扶風漢。

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伎。以效茲邱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潏潏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邱之勝。致之豐鎬鄠杜。則貴游之士。

上林苑地，三段，敍感愷之意。

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

捕蛇者說

柳宗元

藤森大雅曰：首段敍蛇之藥材與永人之爭捕。藤森曰：當其租入是眼目。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擊踈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

藤森曰：二段入本事。便是捕蛇者之言。言不為捕蛇之役。則久已病矣。藤森曰：寫最苦之狀。是苛政猛于虎之伏線。藤森曰：寫鄉隣三世之死。徙應上文吾祖死于是三句。結構精密。

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

藤森曰三段
明捕蛇之不
幸未若復賦
之不幸之甚
之說不敢求
更役

藤森曰悍吏
之毒有甚於
蛇是鄉隣無
日不犯死也
藤森曰四段
敘作說之意
藤森曰孰知
二字罵盡當
時蒞事者

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鷄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死於虎者 註釋例

檀

弓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憑於軾而察其聲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必有重疊憂苦而曰然。昔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一人死虎便當遷去以避之何爲留此致三世俱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他日有責者苛政猛於虎也。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

黃氏日抄云
郭橐駝傳戒
煩苛之擾
橐駝即駱駝

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傲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能有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

蒔種也。

拳曲也。易更也。

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殫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

四而字同爾。

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雜說四

韓

愈

伯樂姓孫名陽善相馬天上有星名伯樂在天熙星之旁人見孫陽識馬因號之曰伯樂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

愈

唐書溫大雅傳造字簡與隱王屋山人號其居曰處士聖為張建封節度參謀使幽州復去隱東都烏重胤奏置幕府石生名洪字濬川烏重胤字保君元和五年四月為河陽節度使御史大夫治孟州河南尹鄭餘慶為東都留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遂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

守、
二縣、河南、洛
陽也、韓愈、時
為河南令、

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

鄭餘慶為中
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
事。故曰相公、

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

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

釋名黛代也
滅眉毛以代
其處也

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
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
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
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
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
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
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
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
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
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

鮮。小魚也。

嘖嘖。小語謀
私貌。一解欲
言不敢出口
也

可以稼。一本
作維子之稼
沿。循行也。一
本作湘。湘。烹
也。不祥。謂魑魅
之屬。

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
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嘖嘖。處污穢而不羞。觸刑
辟而誅戮。微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
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
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
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
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
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
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香爐峯下新卜山居艸堂初成

白居易

日高睡足猶慵起。
 小閣重衾不怕寒。
 遺愛寺鐘欹枕聽。
 香爐峯雪撥簾看。
 匡廬便是逃名地。
 司馬仍爲送老官。
 心泰身寧是歸處。
 故鄉何獨在長安。

韓愈諫迎佛骨

綱鑑易知錄

己亥十四年春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爲潮州刺史。

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

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唐太原人元和進士遷左拾遺貶江州司馬大中元年卒年七十五所著有白氏文集七十一卷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

鳳翔郡名今陝西鳳翔府

臺城宮城也

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爲寺家奴。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

宣政殿名禮賓院凡胡客入朝設宴于此

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表大怒。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韓

愈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貶潮州路八千。

欲為聖明除弊事。

肯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

雪擁藍關馬不前。

潮州今廣東潮州府潮陽縣

屈原曰。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病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怙恃。父母也。詩小雅。蓼莪篇。無父何怙。無母何恃。

知汝遠來應有意。

好收我骨瘴江邊。

為兄軾下獄上書

蘇

轍

臣聞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雖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懇。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臣早失怙恃。惟兄軾一人。相須為命。今者竊聞其得罪。逮捕赴獄。舉家驚號。憂在不測。臣竊思念。軾居家在官。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軾狂狷寡慮。竊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頃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托興。作為歌詩。語或輕發。向

繳吉弔切糾
反也

者曾經臣寮繳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貸。自此
深自悔咎。不敢復有所為。但其舊詩。已自傳播。臣誠
哀軾愚於自信。不知文字輕易。迹涉不遜。雖改過自
新而已。陷於刑辟。不可救止。軾之將就逮也。使謂臣
曰。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
抱有為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雖齟齬於當年。終欲
效尺寸於晚節。今遇此禍。雖欲改過自新。洗心以事
明主。其道無由。況立朝最孤。左右親近。必無為言者。
惟兄弟之親。試求哀於陛下而已。臣竊哀其志。不勝
手足之情。故為冒死一言。昔漢淳于公得罪。其女子

緹縈。請沒為官婢。以贖其父。漢文因之。遂罷肉刑。今
臣螻蟻之誠。雖萬萬不及緹縈。而陛下聰明仁聖。過
於漢文遠甚。臣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非敢望末
減其罪。但得免下獄死為幸。兄軾所犯。若顯有文字。
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憐。赦其萬
死。使得出於牢獄。則死而復生。宜何以報。臣願與兄
軾洗心改過。粉骨報効。惟陛下所使。死而後已。臣不
勝孤危迫切。無所告訴。歸誠陛下。惟寬其狂妄。特許
所乞。臣無任祈天請命。激切隕越之至。

與李公擇

蘇

軾

於邑煩悶愁苦也邑與悒通史記刺客傳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

某啓。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不大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心不爾。出於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僕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爲詬病也。

黃州快哉亭記

蘇

轍

赤壁山名。在今湖北武昌府嘉魚縣西北江濱。

曹操字孟德。孫權字仲謀。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卽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涌。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

周瑜權將嘗破曹操於赤壁下陸遜亦權將嘗破劉備於夷陵

會計一作會稽指簿書錢穀言

之所馳騫。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

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為快哉也哉。

赤壁之戰

十八史略

曹操擊劉表。表卒。子琮舉荊州降操。劉備奔江陵。操追之。備走夏口。操進軍江陵。遂東下。諸葛亮謂備曰。請求救於孫將軍。亮見權說之。權大悅。操遣權書曰。今治水軍八十萬眾。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群下。莫不失色。張昭請迎之。魯肅以為不可。勸權召周瑜。

夏口。今湖北武昌府江夏縣西

蒙衝謂船之狹而長，可以衝突敵船者，裹音果，包也。

雷同雷

瑜至曰。請得數萬精兵。進往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言迎操者。與此案同。遂以瑜督三萬人。與備并力逆操。進遇於赤壁。瑜部將黃蓋曰。操軍方進。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帷幔。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為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艘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皆指言蓋降。去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烟焰漲天。人馬溺燒。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走還。後屢加兵。

仲謀孫權字景升劉表字

於權不得志。操歎息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向者劉景昇兒子。豚犬耳。

前赤壁賦

蘇軾

東坡年譜元豐五年壬戌先生年四十七在黃州寓居臨皋亭七月遊赤壁有前赤壁賦十月又遊之有後赤壁賦一葦小舟也詩河廣篇誰謂河廣一葦杭之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

洞通也。洞簫
簫之無底者。

魏武帝短歌
行。月明星稀。

烏鵲南飛。繞
樹三匝。無枝
可依。

武昌。今湖北

武昌府。武昌

縣。

江陵。今湖北
荊州府。

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

論語子罕篇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不
含晝夜
莊子德充符
篇自其異者
而眩之肝膽
楚越也自其
同者而眩之
萬物皆一也
此段所本

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孤舟月上水雲長。崖樹秋寒古戰場。一自風流屬坡老。功名不復畫周郎。
題赤壁圖 市川世寧

後赤壁賦

蘇軾

蘇軾得廢圃東坡而作堂號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爲之因繪雪於四壁

吳松江出好鱸味異他處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二客從予。過黃泥之阪。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

蒙茸草亂貌 茸音戎 馮夷華陰人爲水仙

疇昔昨夕也 疇發聲也 昔猶前也

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跹。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

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赤壁

袁枚

一面東風百萬軍。

當年此處定三分。

漢家火德終燒賊。

池上蛟龍竟得雲。

江水自流秋渺渺。

漁燈猶照荻紛紛。

我來不共吹簫客。

烏鵲寒聲靜夜聞。

題赤壁圖後

安積信

天下何地無月。何處無風。而赤壁獨以風月聞者。非以有蘇子文章耶。夫文章非有金石之堅也。非有山嶽之重也。發諸心。形諸言。著諸篇翰爾矣。而金石可

袁枚字子才。號簡齋。又隨園。清錢塘人。乾隆四年進士。嘉慶二年卒。年八十二。所著有《小倉山房集》。隨園詩話等。周瑜以劉備比較龍。謂孫權曰。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

魏文帝曰。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過。榮樂止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未若文章之無窮。

泐。山嶽可崩。惟文章赫赫然。映照于宇宙之間。月爲之加明。風爲之加清。江山爲之加高壯。所謂不朽之盛事者。非歟。彼周郎竭智力以精兵三萬。破曹瞞數十萬之衆。可謂千古奇功矣。而蘇子乃提三寸不律。詠風月於盃酒談笑之間。使百世之下讀其文。想見其人。吟諷贊歎之不已。而善畫者。又摸寫之以傳。則蘇子三寸不律之功。反出于周郎精兵三萬之上矣。文章之盛如此。況聖賢君子道德之懿。照映于宇宙者哉。

桃花源記

陶潛

陶潛字元亮，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元嘉四年卒，年六十三。所著有《陶淵明集》八卷。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

歎惋，外人屢遭世亂也。惋音腕，驚歎也。

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歸田園居

陶潛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

開荒，開墾荒蕪也。

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
 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
 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陳情表

李密

李密字令伯，晉犍爲武陽人。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于祖母劉氏，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亡，晉武帝徵爲太子洗馬。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孺孺子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

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此疏。險釁。艱難過罪也。閔凶。憂也。憂謂父憂也。閔。一作愍。零丁。危弱貌。逵。指賈逵。字梁道。榮。指顧榮。字彥先。

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事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

奄奄將絕貌

二州謂梁州益州牧伯謂達榮二人也

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慈烏夜啼

白居易

曾參字子輿。師事孔子。以孝聞。賴襄曰。敍議夾雜而風神益適。不摹史遷。而得史遷神髓。恨不倩此筆作一部唐史。

慈烏失其母。啞啞吐哀音。晝夜不飛去。經年守故林。夜夜夜半啼。聞者為沾襟。聲中如告訴。未盡反哺心。百鳥豈無母。爾獨哀怨深。應是母慈重。使爾悲不任。昔有吳人去。母歿喪不臨。哀哉若此輩。其心不如禽。慈烏復慈烏。烏中之曾參。

張中丞傳後序

韓愈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

雷萬春當作南霽雲、遠後死於偃師、巡子去疾、上疏乞削遠官爵

睢陽食盡、巡出愛妾、遠亦殺其奴、以食士、蚍蜉、大蟻也

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活。雖至愚

舊註當時必有謂二公當去之大郡而守之不當守睢陽小邑以自困者故并論之

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

賴襄曰大聲一喝噤衆口而奪其氣見比逆亂設淫辭數句罵得痛快是韓公本色比史遷更覺生氣

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

賴襄曰根上議論中擁兵坐觀來敘議渾融得體

賀蘭名進明時守臨淮

賴襄曰雜己所見聞言之故有俯仰感慨之致吾知李翰傳平平直敘必無是等風神不獨其筆力懸絕以巡下當補薦字讀

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韞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

僅近也。
旋、洩也。
賴襄曰、晝、人
物者、寫畢點
睛此即其法

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眾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眾泣不能仰

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閒。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閒。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侔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
守睢陽作張巡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

唐郭子儀平定安祿山之亂以功封汾陽王竄竄入也

首段鼓戰邠州卒是其剛正

晞爲尙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于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侯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

槩同稍長矛也注屬也

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槩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蹙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尙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尙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尙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

五人爲伍，伍
二爲火，火五
爲隊。

二段，敍在涇
州處，焦令謨
是其慈惠。

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尙
書出。人皆曰：尙書倚副元帥不戰士。然則郭氏功名
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
甚大。願奉軍以從。願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
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哺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
疾作，願畱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還臥軍中。晞
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
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
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
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謨。謨曰：我知入數

異，卑順也。

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卽告太尉。
太尉判狀辭甚異，使人來諭。謨盛怒，召農者曰：我
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
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卽自取水洗去
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
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
也。入見謨，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
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
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
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

自恨死猶抱恨欲死後朱泚亂時諶尚在
三段敘不汚朱泚是其清節

沈德潛曰凡逸事三一寫其剛正一寫其慈惠一寫

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對天地。尚不媿奴隸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媿。流汗不能食。曰。我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匹。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外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

其清節段段如生。至於以笏擊賊。此致命大節。人人共喻。不慮史官之遺也。後劉昫撰唐書。仍不采所上之狀。至宋祁始補入之。姁姁和好貌。

曾鞏字子固。宋建昌南豐人。嘉祐二年進士。元豐六年卒。年六十五。所著有元

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繫閉。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鄆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

鞏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

豐類稿五十卷、死字伏後面處死案婦人小夫知烈伏不足觀公之大案、

盧杞惡真卿欲除之會李希烈反德宗問計於杞杞曰誠得儒雅重臣為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乃詔使真

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為之備。祿山既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

卿宜慰希烈、唐書顏真卿傳安祿山遣其將李欽湊高邈何千年等守土門真卿從父兄杲卿與長史袁履謙謀殺湊邈千年遂京師土門既開十七軍同日歸順、

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閒。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

孟子萬章下篇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論語陽貨篇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睽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

衛靈公篇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烈字節字呼應篇首

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過平原作

文 天 祥

平原太守顏真卿。長安天子不知名。
一朝漁陽動鞞鼓。大江以北無堅城。

李光弼郭子儀

公家兄弟奮戈起。	一十七郡連夏盟。
賊聞失色分兵還。	不敢長驅入咸京。
明皇父子將西狩。	由是靈武起義兵。
唐家再造李郭力。	若論牽制公威靈。
哀哉常山慘鉤舌。	心歸朝廷氣不懾。
崎嶇坎坷不得志。	出入四朝老忠節。
當年幸脫安祿山。	白首竟陷李希烈。
希烈安能遽殺公。	宰相盧杞欺日月。
亂臣賊子歸何處。	茫茫煙草中原土。
公死於今六百年。	忠精赫赫雷當天。

朋黨論

歐陽修

宋仁宗時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為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等為諫官欲盡革弊政共致太平陳執中章得象王拱辰等不悅謀傾陷君子首擊去館職名士十三人杜富韓范不安相繼去國小人創朋黨之說欲盡去善類藍元震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

進朋黨論。公憂之上。此論以破邪說。仁宗因而感悟。

元善也。凱和也。伯奮仲堪等八人。稱八元。蒼舒隲散等八人。稱八凱。凱一作愷。

書曰。泰誓篇。

靈帝時。以竇武陳蕃等為

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竝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

黨人。今日獻帝。偶誤。鉅鹿張角。聚眾數萬。皆著黃巾。時人謂之黃巾賊。唐天祐二年。朱全忠聚朝之名士三十餘人。盡殺之。時李振言於全忠曰。此輩嘗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

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之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其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王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

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嗟乎治亂興亡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

軾

男女未冠笄。結髮為飾曰總角。
仁宗欲更天。下弊事。增諫官員。命王素。歐陽修。余靖。蔡襄。供諫院職。以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召夏竦。為樞密使。諫官論罷竦。以杜衍代之。國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

子直講石介喜曰。此盛德事也。乃作慶曆聖德詩。介字守道。

范純仁。字堯夫。范純禮。字彝叟。范純粹。字德孺。

以謂也。

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稿見屬為序。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

本集伯作霸

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伯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

此字指仁義禮樂等。有德者必有言。見論語憲問篇。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見禮記禮器篇。

史記項羽本紀。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季子蘇秦字。漢書朱買臣。

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

畫錦堂記

歐陽修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

傳買臣家貧好讀書常艾薪樵以給食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妻志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買臣即聽去買臣後拜會稽太守故妻羞而自縊

衛國公韓琦初爲衛國公後封魏國公牙牙旗也將軍之旗也蘇車上羽葆幢

且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陋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衮裳。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

也。桓圭三公所執。衮裳三公所服。

韓琦相州人至和中以武康節度來知相州歸故鄉也

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是見公之視富貴爲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

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周文王武王

十八史略

聖瑞。史記註。季秋甲子。赤爵銜丹書。止昌舍。是也。

漢南。漢水以南之國。

周武王。姬姓。名發。后稷之十六世孫也。其父曰昌。有聖瑞。立為西伯。西伯修德。諸侯歸之。虞芮爭田。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見畊者。皆遜畔。民俗皆讓長。二人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乃不見西伯而還。俱讓其田不取。漢南歸西伯者四十國。皆以為受命之君。三分天下。有其二。有呂尙者。東海上人。窮困年老。漁釣至周。西伯將獵。

鬻。抽知切。同。鬻。神獸。貌。音昆。猛獸。豹屬。

觀。謂示兵威也。

兵。猶殺之也。

卜之。曰非龍非鬻。非熊。非羆。非虎。非貔。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呂尙於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謂之師尙父。

西伯卒。子發立。是為武王。東觀兵至於盟津。是時諸侯不期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王不可引歸。紂不悛。王乃伐紂。載西伯木主以行。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士也。扶而去之。王既滅

以武王之暴
臣，易殷紂之
暴主，而不自
知其非矣。

殷爲天子。伯夷叔齊恥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作
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
矣。神農虞夏。忽焉歿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
衰矣。遂餓而死。

伯夷頌

韓

愈

賴襄曰。韓公
一代。作文滿
家。其有大益
於世教。吾竊
以此篇爲第
一。
佐藤坦曰。措
語一層深一
層。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
之士。信道篤。而自知名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
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
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
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亙萬世。而不

宰乎。危高貌。
微子。殷王紂
之庶兄。

賴襄曰。結處
十五字。如秋
霜烈日。此一
篇主意。却置
之散場後。出
人意外。極正

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崒乎泰山。不足爲高。巍
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
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
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
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
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
信道篤。而自知名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
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
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予故曰。
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雖

大之論極奇變之文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善挽強弓能左右射時宋逼於金中原之地大半淪沒金人立宋降人劉豫為帝以主中國飛慨然曰金人此舉欲

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

岳飛精忠 刪修

通鑑綱目

岳飛以恢復為己任不肯附和議兀朮遺秦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乃與張俊謀鍛鍊構成飛罪矯詔召飛使者至飛第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就獄檜命中丞何鑄大理寺周三畏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

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也

區為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歲已暮而飛獄不成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年三十九岳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邪卻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為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為或謂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飛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飛

宗澤謂飛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

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

題青泥市寺壁

岳

飛

雄氣堂堂貫斗牛。

誓將真節報君讎。

斬除頑惡還車駕。

不問登壇萬戶侯。

文天祥不屈

刪修

宋史紀事本末

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州廬陵人。宋史紀事本末二十六卷。明陳邦瞻撰。弘範姓張。字仲疇。爲元都元帥。張世傑。宋忠臣。厓山之敗。赴水而死。零丁洋詩曰。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落四周星。山

文天祥被執。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弘範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救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拯。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

河破碎水漂
 絮身世浮沈
 風打萍皇恐
 灘邊說皇恐
 零丁洋裏歎
 零丁人生自
 古誰無死留
 取丹心照汗
 青
 掾同救
 吉州在江西
 省今稱吉安
 府
 燕燕京也
 十七史史記
 漢書後漢書

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不死。即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既而丞相孛羅等。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禮。可贅跪乎。孛羅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頂。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於宋氏。以至於此。願早求死。孛羅曰。汝謂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日非

三國志晉書
 宋書南齊書
 梁書陳書魏
 書北齊書後
 周書隋書南
 史北史唐書
 五代史是也

應博學宏詞神童科。何暇泛論。孛羅曰。汝不肯說興

忠

上事於君
 外交於友
 內外一誠
 終能長久

孝

敬父如天
 敬母如地
 汝之子孫
 亦復如是

廢事。且道。自古以來。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之臣也。予

前辭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

二子益王景
廣王昺也
廣廣東也

南官謂宋官
人降仕元者
禮記郊特牲
野夫黃冠黃
冠草服也後
世稱道士曰

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李羅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為。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李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欲釋勿殺。乃囚之。時元主多求才。南官王績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績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

黃冠
亡國之大夫
不可以圖存
李左車語見
史記淮陰侯
傳

論語衛靈公
篇子曰志士

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績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為言者。不果釋。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遂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

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天祥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尤長於詩。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于詩歌。累數十百篇。至是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流淚悲慟。有得其一履者。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人以爲忠孝所感云。

正氣歌

文天祥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溟。

齊崔杼弑莊公。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杼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嚴將軍嚴顏。嵇侍中嵇紹。張睢陽張巡。顏常山顏杲卿。遼東帽謂管寧。渡江楫謂

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廷。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

祖逖擊賊笏
謂段秀實
磅礪廣被也
充塞也
陽九謂厄也
左思吳都賦
註陽厄五陰
厄四合為九

謝枋得字君
直號疊山宋
人天資嚴厲
忠義自任恭
宗德祐初為

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
求之不可得。陰房闐鬼火。春院闕天黑。
牛驥同一皁。雞栖鳳凰食。一朝蒙霧露。
分作溝中瘠。如此再暑寒。百沴自辟易。
哀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豈有佗繆巧。
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
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
典刑在宿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初到建寧賦詩

并序

謝枋得

魏參政執拘投北。行有期。死有日。詩別妻子

江州與元使
知信州枋得
兵戰敗枋得
負亡後事建
宋亡後事建
參知政事枋
天欲遣枋不
得為枋言無
誘致枋言無
應或致枋言
禮天或致枋
北行臨怒作
此詩至燕而
不食五日遂
死年四十四
漢哀帝君
光祿大夫及
王莽使召致
仕莽遣政夫
之勝曰吾受
漢家厚恩一
以身報二姓
遂不食而死
學而篇

良友良朋。

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
天下久無龔勝潔。人間何獨伯夷清。
義高便覺生堪捨。禮重方知死甚輕。
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論語

論語抄十則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

學而篇

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學而篇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學而篇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泰伯篇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泰伯篇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顏淵篇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顏淵篇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衛靈公篇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季氏篇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格言七則

孟

子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兄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孟子曰。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馮煖客孟嘗君

戰國策

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

史記煖作驩

責同債

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魚。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

是斥國事，憤古對切，心懣與懦同。

馮煖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憤於憂。而性懣愚。沈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

陳猶列也。

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金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附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期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曰。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三

徙故相爲上將軍而虛相位以待孟嘗君也

太傅本周官此齊大臣也文彩繪也服劍王所自佩者

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輛。服劍一。封書一。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沈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

介同芥

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牽牛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 子

胡齧齊臣。覺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覺鄰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

穀觶恐懼貌

愛猶吝也

一段是許王不忍之心可以致王

隱痛也

聲謂將死而哀鳴也
二段是啓王察識此不忍之心

廢。費。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
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徧。少。吾。何。愛。一。
牛。卽。不。忍。其。穀。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
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
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
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
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
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

戚戚心動貌
復白也鈞三十斤

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
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
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
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
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
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
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
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
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
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

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

三段是啓王擴充此不忍之心。構結也。

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

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

四段是言不能擴充由於興兵以求大欲、恒、常也、產生業也、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

輕猶易也、

贍足也、

五段是言擴充不忍之心。則大欲可遂。其本在制民產、

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四端

公孫丑章句上

註釋例

孟

子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閒。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內。讀爲納。○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

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四體。四肢。人自謂不能者。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物欲蔽之耳。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

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從順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景春滕文公章句下

孟子子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齊人驕妻妾離妻章句下

孟子子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

國中謂都城內非指齊國中

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瞞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魚我所欲 告子章句上

孟

子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

鍾。量名。受六斛四斗。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

傳說。殷武丁夢得良弼。曰說。說為胥靡。築于傅巖。武

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舜發於畎畝之中。 告子章句下 孟 子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

丁舉以為相
 膠鬲殷賢人
 遭殷末亂販
 賣魚鹽周文
 王舉而用之
 孫叔敖楚人
 隱處海濱莊
 王舉之為令
 尹
 百里奚虞人
 晉人假道於
 虞以伐虢百
 里奚知虞公
 不可諫去之
 秦年已七十
 隱于市焉穆
 公舉而用之

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格言 五則

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後漢書
 劍雖利不礪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 說苑
 學者不患才之不瞻而患志之不立 中論

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諸葛亮語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中庸

再訂新編漢文教科書 卷五 終

發 行 所
販 賣 所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
長電話本局二四三八番】
【東京市神田區南乘物町
長電話本局八九二番】
【電話本局一六四番】

明 治 書 院
明 治 圖 書 株 式 會 社
【振替貯金口座東京四九一五番】
【振替貯金口座東京四九一五番】

校 訂 者
編 纂 者
發 行 者
印 刷 者

簡 野 道 明
國 語 漢 文 研 究 會
東 京 市 神 田 區 錦 町 一 丁 目 十 番 地
三 樹 一 平
東 京 市 神 田 區 南 乘 物 町 九 番 地
榊 原 友 吉



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
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
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二二二二二二九九八七七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十二九二一十一一十一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二二三二二二三三三二
十七十三九五一八十五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再再再再改改改改訂訂訂訂
訂訂訂訂訂訂訂訂訂訂
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
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
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訂新編漢文教科書

全	一	金廿四錢
五	二、三	各金廿六錢
冊	四、五	各金廿八錢



Ex. on Meaning V. July 12-44.
(2 hours only)

I. Translate; —

(A) On the morrow, at last she came; she told not without tears of what had happened, & people present wept — like a straw in the mercy of water — at her grief; and gave her some present, who said. "Thank God! He will do great things for you in return for this."

(B) He sought minister's private room, in the same terms courtously on the tiptoe to be thought wise, for he felt confident of his own cleverly and thought it impolitic to let it be known what tended not to make him confided beyond all men.

(C) Round about the circular promontory sweeps the horizon of clear atmosphere. In secretly, the mind not only receives impressions or sug-gestions from without or within, but render latent can local active. So, to each

her grief; and gave her some present, who said.
"Thank God! He will do great things for you in re-
turn for this."

(B) He sought minister's private room, in the same
terms consciously on the tip-toe to be thought wise,
for he felt confident of his own cleverness and thought
it impolitic to let it be known what tended not
to make him confided beyond all men.

(C) Round about the circular promontory sweeps
the horizon of clear atmosphere. In scenery,
the mind not only receives impressions or sug-
gestions from without or within, but renders
latent color active. So, to each
of us the passing moments seemed to be the
greater in the world because they may be
preserved and melted into the rich solid water
-color painting or drawing.

II Explain the difference; — Tint; Dye; hue;
Color.

cl
dye